



明宫秋词 莫相负²

掠水惊鸿 / 著

AR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明宫秋词 莫相负

掠水惊鸿/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宫秋词. 2 / 掠水惊鸿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5
ISBN 978-7-80769-532-5

I. ①明… II. ①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371号

明宫秋词. 2

掠水惊鸿 / 著

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

责任编辑 曾丽 岳伟 责任校对 岳伟 装帧设计 新艺书文化工作室 段文辉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010) 64267120 64267397
印制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 87331056

规格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9

字数 292千字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769-532-5

定价 29.80元

明宫秋词
目录 2

001	第一章	多病负年华
012	第二章	生还成幻梦
025	第三章	恩光袞龙看
035	第四章	官漏隔西清
045	第五章	已觉玉山颓
056	第六章	掬水月在手
070	第七章	贾谊三书切
080	第八章	绯袍过长安
091	第九章	网罗细人谋
101	第十章	明朝携手地
112	第十一章	流影梦还家
121	第十二章	王郎风韵在
135	第十三章	吾道任苍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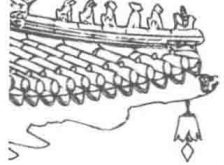
149	第十四章	早梅心万里
161	第十五章	天鸢坠火云
172	第十六章	水弩含沙影
183	第十七章	离心似芳草
194	第十八章	邻笛山阳赋
204	第十九章	羁魂夜夜惊
216	第二十章	为子歌今夕
228	第二十一章	成败转头空
244	第二十二章	书生敢辞艰
256	第二十三章	妾颜销白玉
263	尾声	西陵白雪晴
266	番外	阳明先生平乱纪
299	跋	一代人的故事

第一章 多病负年华

宫中的规矩夜间也有宵禁，若无使命，并不允许宫女宦官在大内随意点灯穿行。层层殿阁、道道宫墙之间空旷无人，因白日有雨，晚间月色也阴翳不明，唯有手中的灯笼将青黑的地砖照亮的一圈儿，砖缝里的青苔都被照得闪烁着磷光。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天下太平”凄清吟唱，和着风声悠悠飘荡在永夜，叫得人浑身发紧。婉贞虽然知道这是受罚的宫女在提铃^①，但想到上一次深夜在宫中穿行，险些送了性命，终究心中是后怕的，只觉这沉沉的夜色如同深黑的河水，要将自己吞没了。

她心中害怕，走得便有些急了，崔文听着她呼吸微微急促，也知她走夜路胆小，便是宁走十里光不走一里荒，绕道挑了有灯火的大路，不觉便走了景运门一路。约摸又走了一里，方看见前方一片宫殿院落，绿琉璃瓦顶的文华殿被灯光笼罩，隔着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便如一座碧玉雕成的宫殿浮于水上。婉贞才稍稍松了口气。

① 提铃：明代责罚宫女的一种方式，犯错受罚的宫女在夜间提着铃铛，自明宫乾清官门到日精门、月华门，然后回到乾清官前，徐行走步，风雨无阻，高唱“天下太平”，声缓而长，与铃声相应。



她从右廊踏上文华殿的石阶，因南边灯火通明，便下意识的向南一望，与文华殿遥遥相对的那座官署，两只明亮的灯笼映着黑红的漆匾，便是在夜中，也能看清是“翰林院”三字。她浑身微微一震，上次来文华殿是白日，周遭都有宫殿，反倒将对面的院落忽略了，原来翰林院距离文华殿这般近。

翰林院的一排庑房透出暖暖灯光，暗夜里的灯火轻易地让人想到西窗剪烛，有着温暖炽热的诱惑，婉贞不自禁地退下台阶来，向那灯光走去，不知道杨慎是不是当值，是不是在灯下写字，或者提着笔微微沉吟，惦念着家中的姐姐。她想象自己走上前去，她与他的影子隔着薄薄的一层窗纸，便是她所能企盼的，最缠绵心醉的欢喜。

她知道自己的思恋是罪孽，平日里每一触及，便在心中强行压下，只是盼着他与姐姐能平安喜乐，白头偕老。可是距离稍稍被拉近一点，那些渴望与思念又都蠢动起来。他给她那一点点有限的记忆，被她的思念铺张晕染成为不见尽头的画卷，在她面前不断地回旋闪现，折磨得她筋疲力尽。便是这样就好，他在前朝她在内廷，这一脉蜿蜒的流水便是清浅的河汉。她与他脉脉不得语，那些思念只是她一个人的事，那负罪的愧疚便可以少一些疼痛，让她的思念也如寻常的少女一般，有一份安然的甜美。

崔文见她举止有异，伸臂一拦道：“姐姐，万岁爷在这边儿呢。”婉贞怔了一怔，闭目转过身去。

文华殿原本只是东宫太子出阁读书或皇帝经筵之处，但乾清宫尚未修好，皇帝暂居于此，因嘉靖甚是在意礼仪，也就按乾清宫规制，将东配殿的几间暖阁打通，连成一间广阔的寝殿。婉贞头一次入皇帝的居处，被宦官引入暖阁，一抬头却是骇得一愣。

那殿宇广阔得一眼难以将其中景物尽数穷尽，比起金玉瓦砾的豹房，眼前殿内陈设并不算奢华。但天子居处自有规制，帷幄俱用上等的碧纱，隐约的暗纹闪着春水一般的荧光，依稀可窥见帐内枕衾凌乱。温暖的暖香与原本已有的药香混合起来，融为一股甜得发沉的气息，骤然以专横之势侵入了她的肺腑，连空气都成为有形的壁垒，将她骤然阻拦在殿门外，不敢走进一步。

少年的嘉靖皇帝只着一身白绫中衣，赤足趿着一双便鞋，发髻也

因为方睡起未曾收拾而颇显凌乱，一缕乱发从网巾^①中逸出，垂在他含笑的面颊边。那单薄的吴地平纹丝绸，如同流水一般从他身上淌下，隐隐透出内里象牙般的肤色。灯光化作细细的金粉，洒落在少年人的身躯上，将温润的珠光粉色从衣衫之内里反射出来。他每走近一步，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成为一种暗示，将那躯体的轮廓展现得更加清晰。

看似低调的张扬，看似寒素的奢华，原来上等的衣衫并不在于御寒遮体，而是将这衣衫之内的情意欲擒故纵地彰显出来。

婉贞从未见过衣冠不整的男人，虽然知道皇帝是在病中初起，这般打扮原本寻常，但仍是被眼前的景象骇得一阵眩晕，踉跄半步险些转身而逃，她两颊灼烧地厉害，慌忙低头，便在殿门外跪下行礼。

嘉靖虽是隔着半个暖阁，仍是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失色。他头一次看婉贞露出这般小女儿的羞窘旖旎，想到她这般的性子，被先帝夺入豹房中，尚不知是怎样一番摧肝断肠的折磨，在那孤立无援之地，又是从何处得来的勇力，能够在那般混乱之所抗拒了先帝的淫辱。嘉靖轻轻叹了口气，同时又觉得满足，他忽然也觉得那位刘娘娘确乎不该死，就凭她保全了婉贞，自己也该饶她一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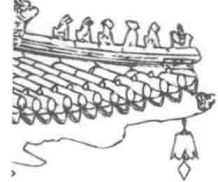
嘉靖向前走了两步，笑道：“起来吧，这早晚叫你来，可曾扰了你和皇祖母安歇？”

婉贞虽是站起，却不敢进门，说话的声音都微微发颤，答道：“奴婢刚服侍老娘娘歇下，还不曾睡。”

嘉靖听闻祖母不知，倒是暗暗舒了口气，随即又为自己的心思略略羞惭，一笑掩饰道：“吃药吃得口中倒了滋味，倒是想吃你那个酸甜的七家茶。”

婉贞看着他缓缓走近，心头更是慌乱，她眼角一瞥见外间角落支着一只小风炉，想是为皇帝热汤药之物，生怕皇帝让自己进屋，慌忙道：“奴婢便在此处煮茶。”从崔文手中接过竹篮，便匆匆来到殿角，蹲下身取出茶具。

① 网巾：是明代男子用来束发的网子，将头发束于冠帽之内，网巾制度由朱元璋颁召推行，取其引申意“尽收鬚（中）华”，是明初建立的冠服制度中最具朝代象征的巾服之一。



嘉靖知晓了她不肯进屋的原因，也不强求她。他今夜原本是怀着念的，但他与她的相逢太过庄重，他又在不曾沉溺房事的少年时，婉贞这样的婉拒，也不觉得怎样失望。一腔思念因为求不得更生出了缥缈的想象，便是这样的婉贞，方与世间曲意媚人的女人不同，也方对得起自己的思念。嘉靖轻轻一笑，转身入内。

外间究竟比暖格内通风些，逃过了那暧昧的甜香，婉贞才透过气来，点火烧水，殿内嘉靖不时低低地咳嗽，少年人的声音原本清澈明媚，但在病中也带几分低沉，便有了成年男子的声韵。婉贞坐在一只小杌子上，抱膝望着那一瓯水渐渐翻滚，连珠般腾波鼓浪，一颗心便如这嘈杂的一瓯水般纷乱。

她原先给太妃执笔写信，听着老太妃谆谆慈爱，心中总是将皇帝当孩子看，皇帝入京以来日日在老太妃处承欢，婉贞先入为主地未曾有过多防范，方才看他形貌不羁、衣衫落拓地缓步走来，才骤然心惊，原来皇帝是个大人了。再一回想昨日他与自己共乘一骑，顿时浑身如被那炉中小火炙烤一般滚烫，诸般念头纷至沓来，暗暗想，明日便求了老太妃早早放自己出宫去。

她正想得没头绪，却听嘉靖在门口笑道：“小阁烹香茗，疏帘下玉钩，烹茶烹出诗思了？”

婉贞猛一抬头，才见到皇帝已然换上了一件青色常服，头上虽未戴翼善冠，但头发显然已重新梳理过，发髻整整齐齐笼在网巾内，用一根青玉簪绾住。婉贞惊醒过来，再去看那瓯中的水都已沸去了一小半，顿时惶恐，红了脸道：“奴婢该死。”嘉靖笑一笑道：“又不是古法点茶要讲究火候，朕也是闻着香气，有些耐不得了，送进来吧。”

婉贞轻轻松了口气，见身边并无旁人，也只得将瓯中的花果茶倾入碗中，端进暖阁。

殿内皇帝又坐回炕上，他咳嗽不止，两颊便浮上两片潮红，他这个样子，犹肯为自己半夜加衣，倒令她感愧。她将茶碗送上，嘉靖抬手去接，无奈又是一阵咳嗽，手端着茶碗一抖便泼出少许。

崔文暗叹婉贞不解风情，忙接过道：“奴僭来……”嘉靖却是略带恼怒地望了崔文一眼，崔文忙笑道：“万岁爷恕罪，这却是宫中规矩。”他从随身的荷包里取出一只小银盅，将茶倾入少许晃了晃，又一口饮

下，嘉靖无奈地一笑，不耐烦地说：“够了吗？下去吧。”崔文笑道：“姐姐服侍万岁爷用茶。”又将茶碗递还了婉贞。

婉贞神情已不似方才慌张失措，也只得用汤匙喂嘉靖小口饮了，瓷器轻轻撞击的鸣珂震玉，嘉靖但觉口中甜而不腻喉头也滋润了些，笑道：“和那日吃的不同？”

婉贞道：“今夜加了一味枇杷，奴婢多配了几服，留在外间，让此地的姑姑平日里煎了给万岁润喉。”

嘉靖靠在床栏上，见她的面容在外间时被炉火和水汽蒸得红润如染霞光，平添了几分娇媚，心中微微荡漾，言语便不再刻意拘谨，带着几分撒娇的笑容道：“你煎得才好吃。”

婉贞无奈道：“万岁想用时，吩咐一声便是，只是又需累万岁久候了。”

嘉靖笑道：“你这是怨我呢，为了一碗水，让你大半夜跑这么远。”

婉贞忙垂首道：“奴婢不敢，万岁染恙……也是，受奴婢所累，奴婢理当服侍。”

嘉靖语气随和，还刻意连“朕”字都省了，笑道：“我自己来吧，以前在王府中，我总是厌烦，为何府邸这样的小，两个园子，几十间屋子，一盏茶功夫就走遍了。想要出去打一次猎，还要袁先生上报父王，十回里倒有八回是不准的。等来了京，才知道原来屋子大了并不好，想看看奶奶，想吃一口你的茶，要走二里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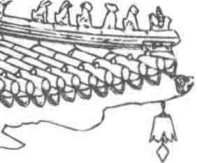
婉贞淡淡一笑道：“奴婢小时候住在太湖边上，也只是一间二进的屋子，抬眼爹娘便在眼前，后来爹娘不在了，到了大伯家，去上房请安走一盏茶功夫便觉好远，年岁愈长，行路愈远，天下人皆是如此的。”

嘉靖听得她双亲已逝，对宫外的牵绊便少了些，心下又是一松，接过婉贞手中的茶碗，笑道：“我倒忘了，你来宫中的日子短，做不惯这些事的。”

婉贞道：“奴婢已经惯了。”

嘉靖笑道：“扯谎，分明不曾惯，这宫里哪个宫女，看见我穿中衣就吓得不敢进门的。”

他这样直言道破，倒令婉贞羞窘非常，低声道：“奴婢失礼，请万岁降罪。”



嘉靖道：“降什么罪，要说惯，我也不曾惯。昔日我在安陆做个闲散世子，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父王身子虽不康健，但府中诸事有母妃做主，公文奏表有长史藩臣，我不过读书写字，泛舟行猎，近来真是想念楚江，少年轻离别，哪里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他翻身起来，来到书案前对婉贞笑道：“今夜召你不独为吃茶，你来看看这幅画。”婉贞不解，走过去看时原来案上已展开了一幅画，尚未装裱，亦无落款，画上一女子纤腰顾颈凌波而来，衣带当风行云流水。嘉靖侧首问她：“怎样？”

婉贞对绘画并不精深，但跟着父母和秀眉，见过不少古画，见画中笔法略显生涩，山水也失灵动，唯有人物颇具神采。她见嘉靖侧首看她，神情还有一丝期盼，似乎甚是喜欢这幅画，便不敢细评，只简单道：“奴婢不懂画，只觉得人物清丽，很得《九歌》夷犹缥缈之神采。”

嘉靖闻言一笑，道：“父王生前很喜欢张渥的《九歌图》，日日挂在房中赏玩。那幅画留在安陆了，近来我自己摹了一幅，全凭记忆也不怎么像。你的行楷不错，为我写一遍《湘夫人》吧。”

原来是天子御笔，婉贞心中暗暗吃惊，幸亏不曾褒贬，忙道：“翰林院中尽有书法精妙的先生，万岁传来就是。”嘉靖笑道：“翰林院都是台阁体，一笔一划端平方正，唯恐失了位置。锤炼是很精到，却少了自然，写这意蕴缥缈的《九歌》，倒是你的字好些。”

画上无款无印，明显是他私下玩耍的笔墨，自己非逼着他去找臣子书写，倒显得有些拘束得煞风景了，婉贞只得微笑道：“那万岁容奴婢回去多写几幅，万岁挑能看的裱上。”嘉靖笑道：“不过是我自己玩的，你随意书写就是。”

婉贞无奈，只得研了磨，站在案边细细揣摩了一阵笔意，嘉靖在她肩头轻轻一按，让她坐下道：“你写你的，我不扰你。”他又回到床上坐下，只是远远看着婉贞写字的样子，端砚涌泉，篆香沉烟，净几鉴影，佳客玉立，他终于看到了她给自己写信时的样子。这女子一贯低眉顺目，但提笔沉思之时，便有一股平日里稀见的镇定风采，尘世的重压陡然卸去，女子的妖娆与翰墨的端庄，在这一刻都如此祥和。嘉靖微微一笑，她书写的也是最温情的词句，“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沅

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隐秘的情愫，缥缈的姿态，分明就是他初见她的模样。

过了许久，婉贞抬起头来，见嘉靖正凝目望着她，面上不觉一红，站起身来轻轻吹着纸上字迹，将那幅画捧上来给嘉靖看，道：“奴婢写坏了。”嘉靖只笑道：“好坏都是你的了，这是我画来送你的，端阳就开始画，一直事忙，三笔两笔的拖到今日了，你拿回去，让经厂的人裱起来。”

婉贞窘迫道：“奴婢不能要。”嘉靖怅然一笑道：“我坐船北上，所见的楚江就是这个样子了，跟奶奶说多了，又怕她担心，索性送了你。都说‘花无人戴，酒无人劝，醉也无人管’是人间至哀，我还没那么沦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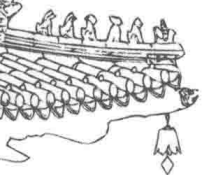
皇帝青春年少，却用这等凄凉的句子，玩笑的语气背后尽是悲哉秋气，让婉贞一惊。她略一揣摩，皇帝也不过十来岁一个孩子，骤然父逝母别，肩负君王重担，难免会有彷徨无依之感。她小心将画放下，劝慰皇帝道：“奴婢收下就是。人皆恋桑梓，其实恋的还是桑梓的亲人。奴婢十岁时双亲见弃，被大父带至蜀中，那时候真觉得天塌地陷，山川变异，物是人非。但过得些日子，知道大娘姐姐都待我甚好，即便还想念太湖的山水，也并不觉得那么苦痛了。有亲人在旁团圆，再多的苦楚和不适，也终究会过去的。”

嘉靖听她提到亲人团圆，只觉得刺心，涩然笑道：“我也不过是要一个这样的团圆，偏偏他们却还不肯给。”

婉贞不觉诧异道：“为什么？奴婢听老娘娘说，朝中早已在议王妃进京的礼仪了。”

嘉靖冷笑一声道：“这一议便议了月余，他们不肯用太后礼迎接我娘入京，所图的便是要逼我认张太后为母。我爹娘也不过我一个儿子，难道让我为了一个皇位背父欺母？让我娘以王妃礼向我屈膝行礼，这是要将天诛地灭之罪加诸于我！”他一月来与朝臣关于生父母之争争议渐起，满心的怨怼，到今夜才尽数倾吐，说得激动，不由又是一阵咳嗽。

因嘉靖不肯增添邵太妃的烦恼，此事不曾在未央宫提起过，婉贞并不知晓。她毕竟是读过许多史书，也知道宋仁宗收养濮王之事，约略一想立刻明白，大臣是不肯让孝宗一脉断绝，故而要皇帝继孝宗之嗣。她



情知此举太过违背人情，但朝中主政是杨廷和，她也不便置喙，只得含糊劝道：“朝中的大人们，也是不忍孝宗绝嗣……”

嘉靖一怒坐起，质问道：“难道便合该让我爹绝嗣！若是有人许你天大的富贵荣华，让你舍弃了生身父母，你愿不愿？”

婉贞默然一刻，低声道：“不愿。”

嘉靖缓过一阵咳嗽，缓缓靠在床栏上道：“我看到奶奶的时候，真害怕极了，他们逼得奶奶和父王骨肉分离，逼得奶奶哭盲了眼，现在又来逼迫我和我娘。我离开安陆时，最后一次拜谒我爹的陵寝，我娘在陵前抱着我只是哭，周遭宦官都劝她说，哥儿这一去是要君临天下的，可是我娘哭道‘骨肉分离，君临天下又怎样’，她拔了一株陵下草放在我荷包里，那时我还道她是怕我年少经不得大事，反是佯装镇定，安慰了她许多话，踌躇满志走了。现在我迟迟不能接她来京，她定然伤心我不顾她……”他病中原本心神浮躁，说到母亲不由眼角便湿了。

婉贞一生经历的生离死别多了，深知别离的恐怖不在于割裂瞬间的剧痛，而在于时间越久，那与习惯不符的凄清寂寞才慢慢生发出来。她入宫之后性子越发沉寂，今夜想不到与皇帝竟说了这许多话，想来终究是因为老太妃的缘故，替她写了一年的信，不知不觉对皇帝也有怜惜之情。她抬袖子轻轻为嘉靖擦了擦眼角，低声道：“这世间最不会生嫌隙的便是母子，王妃和万岁身子康健，安陆至京不过千里，定能相见的。”

嘉靖轻轻一笑道：“是，只看舍不得……”婉贞便站在他身边，嘉靖顺势轻轻挪动身子，向她怀中一靠，笑道：“若是我不了，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安陆？”

婉贞被他在胸口依偎过来，顿时惊得魂飞魄散，一阵眩晕中自己也险些跌倒，下意识抓住床栏，嘉靖已将她那只手握住了。

她与皇帝并非第一次肌肤相接，昨日嘉靖揽着她的腰身在大雨中疾驰，他的动作怜惜而坚定，不带一丝一毫的邪念。仅仅隔了一日，那个挺拔的身子陡然变得这样柔软，如醉酒一般无力地倚在她身上，他身上的梅花香与她身上的檀香淡淡相融，他的后背与她的胸膛紧紧相贴。她一向胆怯，此时却也知道这一步是退不得的，皇帝正将他的全部重量依靠在自己的身上，他向她求一份信任与安慰，这少年方才在病中哭泣，

她受了他的许多恩惠，不忍这般决绝。殿内寂静无声，她全身的血液都凝滞不流，却偏偏能听见两个人的心都在腔子里奋力地跳动着，相互应和，敲击得这一幅皮囊骨骼都在疼痛。

婉贞纤细的身子瑟瑟发抖，颤声道：“皇上，奴婢有自己的家。”

嘉靖轻轻抚摸婉贞白皙的手指，语气轻柔地近乎呢喃：“扯谎，你方才还说，你爹娘都不在了。既然四海无家，我给你一个家，好不好？”

熟悉的恐惧再度袭上心头，暖阁中的灯光，便如那一晚的夕阳一样，亮得那么刺目，她头晕目眩地转过身去，看见秀眉和杨慎泪流满面的脸。她爱恋的和期盼的，感激的和牵念的，被钉死在那里，那思念给她痛楚，也让她在沉寂欲死的皇宫中活下去。于是她不敢重蹈覆辙，她知道这一步踏出，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婉贞抓着床栏的手挣得关节雪白，颤声道：“皇上，你放过我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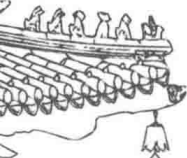
嘉靖只觉颊边一热，似有天雨落下，他稍稍抬头，看见婉贞泪眼朦胧的惊恐双目，他忽然明白了婉贞的恐惧，她面对先帝时，一定也是说着同样的话，流着同样的泪水，也是这样柔弱到极致的倔强。嘉靖忽然觉得委屈，道：“我和先帝是不一样的，你不信吗？”婉贞摇摇头道：“我信皇上，可是我此生的残念，也只是出去再见一见自己的亲人。”

嘉靖感到一阵难言的失望，终究让奶奶说对了，她对宫外的牵念太深了，她的心并不在这里。他缓缓坐起身来，望着婉贞，黯然道：“可是那天，是你向朕走过来……”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下去，是她先向他走过来的，那娟秀飘逸的字迹，款款而来的白衣女子给了他在陌生皇宫中第一份愉悦，这样天造地设的安排，却只是为了造就这一刻极致的失望。

婉贞一口气松了，双腿一软几乎跪倒，轻声道：“奴婢对不起皇上，皇上青春年少，日后自有淑女……”

嘉靖忽然愠怒，一拍炕桌喝道：“要你说这样的话！”婉贞微微一惊，嘉靖却又咳嗽起来，婉贞心下歉疚，望帝春心托杜鹃，她终究是辜负皇帝的一颗春心。她的记忆已经不容许她生出新的爱恋，那一夜的生死激荡太顽固了，如有毒的箭深深钻入她心中，让此后的每一思一念，都摆脱不得。

她爹着胆子轻轻替他抚抚脊背。嘉靖咳了一阵歇住，稍稍克制，挥挥手道：“你去吧，让宫人送你。”婉贞敛首一礼道：“请万岁善保龙



体。”她向后退了两步，嘉靖忽然又叫住她道：“画带走，烧薪覆瓮，悉听尊便。”他这般生硬冷淡的语气，分明是个赌气的孩子，婉贞心中说不出的难受，又上前双手将那幅画揭起，缓缓退出。

崔文久不见婉贞出来，心中暗想定然是事已做成，皇帝今夜都未必会传唤他伺候。皇帝抱恙他已忙了一整日，此时坐在回廊上迷瞪养神。大约近来都处在极度的紧张亢奋中，这一松懈下来，明明觉得神思昏倦，那一颗千念万绪的心却不肯止歇。他算着，皇帝还不曾娶后纳妃，情窦初开之时遇上了婉贞这等娟秀风雅人物，至少能专宠个一二年。自己帮她看住旁的女子不许进御，让她早些为皇帝生了哥儿，自己一边服侍皇帝，一边带好太子，两朝的煊赫权势就算铺稳了。让皇帝也赐自己一个免死的银牌，以自己的小心谨慎，王振、刘瑾、汪直、梁芳那样的粗鄙之辈，是不屑为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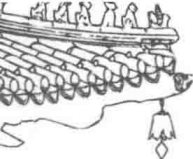
他想到这些权阉，便自然想到自己的干爹苏进和那一帮干兄弟们，随着天地一场翻覆，倒有大半成了无家可归无人祭祀的野鬼。他的人生刚刚开始，一场繁华即将展开，念及过去，唯觉得生死荣辱翻天覆地不可思议，竟是迅捷地让人连喘口气、感慨悲酸之机都没有，惊涛骇浪、刀山剑池也只能迎头赶上。

他正胡思乱想，忽见婉贞似从宫中走出，廊下的灯笼映得她面上泪水晶莹剔透，如夜中花落清露。崔文吓了一跳，揉揉眼睛确信是婉贞，骤然跳起来惊道：“你怎么出来了？”婉贞并不答话，手上捧着一张白纸缓缓去了，崔文慌忙喊叫廊下侍立的太监追上去送她，望着那裙裾摇摇的身影消失在暗夜中，崔文轻轻抽了一口冷气，只觉得方才那颗炽热的心宛若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也和这夜一般的幽凉了。

嘉靖的症候原本寻常，太医殷勤用药，两日便好了。第二日崔文送了《内起居注》来给嘉靖看，照例这《内起居注》是不许皇帝查阅的，但崔文对此事实在拿不准，便在空白的一页上写下了“某日，未央宫都人^①黄婉贞进御，赏御笔《九歌图》一幅”，凭皇帝定夺。

① 都人：明朝称宫女为都人。

嘉靖看了默然不语，然后拿过书案上裁纸刀，挑断了装订的棉线，将册子拆开，将那一页抽出，顺手夹在了一叠书信中，淡淡道：“这个朕收着。”崔文目瞪口呆，并不知那夜阁中出了何事，满心疑惑却也不敢阻拦。



第二章 生还成幻梦

嘉靖原本觉得近来与婉贞见面太尴尬，但陆炳来回报罪妇刘氏因病被送入静乐堂时，嘉靖却知非见婉贞不可了。

婉贞因皇帝传话命她在长庚门下等候，并不知道是何事不能在宫中说。长庚门便在未央宫的正西，婉贞等了良久，却见是一顶官轿摇摇抬来，前后扈从俱是身着飞鱼服、腰配绣春刀的锦衣卫。那轿子在她身旁停下，轿帘揭开，却是嘉靖身着青罗襦袍坐在轿中，左手握着一把折扇，宛然便是都下方进学的少年书生。

嘉靖见婉贞满面疑惑，淡笑着向她伸手：“上来吧。”婉贞红着脸跪下行礼，道：“万岁要去何处，奴婢步行随侍。”嘉靖微微蹙眉道：“朕要出宫，你这身行头，是要路人都来指点吗？”他那只伸出去的手一直未曾落下，是请求也是一种威逼，婉贞毕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太过忤逆皇帝，倒也知道皇帝不是轻薄之人，只得深吸一口气，站起身来，任凭皇帝将她拉上轿去。

婉贞一上去，嘉靖便向左让了让，让出一大片坐席来，婉贞却是低头站着道：“这轿子宽敞，奴婢站着伺候。”嘉靖淡淡一笑道：“只怕你一时站不稳——锦衣卫奏报，刘氏抱病，被送到了静乐堂。”

也不知是不是轿子陡然抬动，恰如嘉靖所言，婉贞只觉得天地一